

沈周与芭蕉

肖 枫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芭蕉在明代沈周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沈周生活在闲适而富裕的苏州城，三代隐而不仕的家庭传统让沈周更有时间去吟诗作画，以文会友，品味生活。在诗意的生活中，芭蕉成为了沈周清闲风雅的人格写照，代表着沈周淡泊明志的品格。沈周对于芭蕉的偏爱得益于苏州城富庶而清闲的生活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积累。沈周诗文与绘画中所呈现的芭蕉意象，清闲而富有禅理，其丰富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内涵为随后芭蕉画技法的革新奠定基础，也是沈周以至于明代文人对于芭蕉文化走向成熟的体现。

【关键词】芭蕉；沈周；吴门画派

【中图分类号】J 2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222(2017)02-0070-06

DOI:10.16416/j.cnki.cn35-1216/g4.2017.02.01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常使用比兴手法以物自喻，以此衬托品德的高尚和人格的高洁。这不只常见于文学作品，也被广泛应用于视觉艺术作品中，尤其是绘画。为画家所常表现的“四君子”梅、兰、竹、菊，自宋代即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成为人格理想的象征符号，分别成为傲、幽、坚、淡的代名词。相对而言，芭蕉所象征的意象，则显得较为陌生。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是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也是吴中文坛领袖。沈周爱蕉，无论在诗文中还是绘画创作上，都常以芭蕉为创作题材。沈周的芭蕉画对明代中后期的写意芭蕉产生一定影响，为后来的写意芭蕉开辟道路。沈周笔下的芭蕉，象征着品行高洁、清虚脱俗的人格，俨然成为他的人生写照。

一、沈周以芭蕉会友

在历代隐逸画者中，沈周的社会接触面之广

泛极为罕见。沈周将书画作为社交中重要的媒介，积极介入了当时文人社会网络的运作与维系。^{[1]88}而在沈周众多创作主题中，芭蕉作为清虚、清雅的象征之物，则是不可缺少的意象。沈周通过诗文投赠，与各地的文人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沈周通过芭蕉表达与友人间的美好回忆，以芭蕉维系与友人间的情谊往来。《石田稿补编》中记载许多关于题写芭蕉赠送友人的诗，如《夏大理季爵移居慈溪题蕉图以寄》^{[2]810}《蕉石图送顾一松》^{[2]406}《题蕉送赵文端》^{[2]406}。芭蕉也成为沈周与僧友间来往的重要创作主题，《石田诗选》中记载有《答僧求画》《题芭蕉赠僧》。

在沈周之前，以芭蕉为赠物的有唐代的李商隐，其诗《代赠二首》写道“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3]表现的更多的是凄清哀怨之情。而沈周将芭蕉作为一种旷达、自在的心境。在与友人离别之际，将芭蕉作为回忆念想

【收稿日期】2017-03-08

【作者简介】肖 枫（1991—），女，福建厦门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中国古代美术文献硕士研究生。

之物,或是希望友人通过见到所作“芭蕉”而想到自己,在《为友人写蕉》诗道“便欲开船去,因君更写蕉。要知相忆地,叶上雨潇潇。”^{[2]332}在《蕉石图送顾一松》诗中表现的是一种清虚、闲适的脱俗之气“洞口碧蕉秋叶大,新词闲绿小游仙。”^{[2]406}又或是将“蕉”作为祥瑞的征兆,这种塑造芭蕉意象较为少见,也赋予了芭蕉新的品格,见《瑞蕉为朱景南赋盖景南以孝旌门而蕉有花人以为瑞》诗描述道:“朱家孝子旌门日,蕉本犹知雨露春。十扇绿光风叶大,三危甘瀦露苞新。”^{[2]374}

沈周除了将绘画作为一种友人间往来的社交方式,文人雅士间寄兴抒情的笔墨游戏,同时也是将与友人发生的生活趣事的保留,具有回忆往事的纪实功能。^{[1]191}他致力绘画的写生创作,将生活的点滴溶于画面中。他以画纪事,丰富多元,而“蕉”则是这多元中的重要角色之一。

当在友人陈璠院中,见庭雪未消,蕉鹤婆娑,乘兴而作《蕉鹤图》,以记美景。^{[1]192}画面以书法之笔意,白描勾勒蕉叶,蕉叶虽稍有破裂而整体,摇曳多姿,未赋色,与石双勾相称。而丹顶鹤则在蕉石的衬托中兴致盎然,轻乘舞步。沈周并于画上“聊纪一时之兴”,题诗云“雪中相见使人疑,辋口千年有此枝。雪亦未消蕉亦在,仅存玄鹤两相知。弘治甲子(1504年)冬日,偶过玉汝斋中,见庭蕉带雪尚有嫩色。玉汝蓄一鹤几十年,而顶红如渥丹,真奇观也,遂作此图并系一绝,聊纪一时之兴云。沈周。”^[4]

当面对友人的索画,沈周甚至出现了“误写芭蕉”的趣事,《友人索雪图却误写蕉石》:“故人书来索写雪,两足楚疮卧如折。蕉荫小簟竹颺凉,即事便图忘所说。”^{[2]760}沈周在蕉荫之中,不仅忘却“两足楚疮”,更沉浸于蕉荫带来的清凉舒适,忘却友人的交代而随手绘下身边芭蕉的美景。可见沈周或时时心不忘芭蕉,或也体现出当时索画题材中是包含芭蕉的主题。

因为蕉的清虚、清雅的品格与境界,是文人追求的崇尚的人格构建与生活方式,因此,赠蕉

也意味着对彼此友谊的珍视和对对方品行、才华的欣赏。沈周通过以蕉赠友,显示出他对于友谊的珍惜,对于清雅脱俗生活的追求。

二、沈周与芭蕉意象

沈周诗文与绘画中的芭蕉意象主要体现在“蕉窗”“蕉叶题诗”“雪中芭蕉”“雨打芭蕉”这四个方面,在芭蕉与不同的意象组合中,表现出沈周不同的情感经验,又共同呈现沈周对于文人清虚、清雅雅、不俗的品格追求。

(一) 蕉窗

蕉叶可作为芸窗的点景,可题字,可增雅致,沈周的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蕉”的身影。沈周的《画山水》轴中,其中一幅所绘的是一户人家的房屋被丛树所环绕,杂树之中更有蕉与竹林相衬。芭蕉以白描的手法表现,与房屋的以线勾勒相得益彰。蕉竹种植在书窗附近的景色,亦或是出现在文人的活动场景,常作为陪衬之物。当时吴门画派的画家,例如仇英、文征明、谢时臣常作此类搭配。正如沈周画面上所题之诗“尘虑了不及,书声散晓烟。鬢丝长百尺,时颺煮茶前。”^{[5]263}书籍、青烟、茶香以及芭蕉的陪伴,成为脱离尘俗的象征。

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的《闲情偶寄》记载:“幽斋但有隙地,即宜种蕉。蕉能韵人而免于俗,与竹同功。”^[6]道出了文人喜爱芭蕉的原因之一,芭蕉因此作为文人推崇和追求的清雅的生活方式与人格构建的象征。芭蕉叶大而舒展,绿天长袖好庇荫。所以在江南的林园之中,窗外种植芭蕉极为普遍。明代计成《园冶》曾记载道:“窗虚蕉影玲珑。”^[7]以窗为框,以蕉为画,一作为观赏,一作为蕉窗听雨,蕉窗映掩,别具风韵,这是文人喜爱的风雅活动,也为文人孤寂的读书生活增添情趣。沈周《蕉窗》道“净植碧窗下,疏棂大叶垂。夜来春雨里,愁洗旧题诗。”^{[2]61}窗子掩盖于芭蕉的绿荫之中,在炎炎夏日之中,大如华盖的芭蕉给人以清凉,清净的爽快。如沈周在《蕉窗为惠公赋》中首句诗“禅房净植不生尘,绿玉阴阴盖四邻。”^{[2]228}在芭蕉的

清凉庇佑下自然容易使人入境，以此达到不止是生理上的清凉，亦是心境的清虚、清幽。而后世以“绿玉”一词形容芭蕉的清雅幽静，还见于清代吴伟业的诗《题石田画芭蕉》：“平生枉用藤溪纸，绿玉窗前好写书。”^[8]

（二）蕉叶题诗

文人喜植芭蕉，又因蕉叶平而舒展，又可在蕉叶上题字。徐波提及南朝刘令娴开创了“蕉叶题诗”的先河。而这一充满诗意的艺术生活更加融入文人的视野中，到了唐代则成为一种风尚，是文人雅致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如岑参有诗道“题诗芭蕉滑，对酒粽花香。”^[9]⁴³爱蕉叶上题字，非独怀素一人，《闲情偶寄》道出其中原因“竹可镌诗，蕉可作字，皆文士近身之简牍。乃竹上止可一书，不能削去再刻；蕉叶则随书随换，可以日变量题，尚有时不烦自洗，雨师代拭者，此天授名笺，不当供怀素一人之用。”^[6]

沈周也爱“蕉叶题诗”这一风雅行为，其诗中常书及“题蕉”之事，甚至沈周借书写芭蕉暂时忘却尘世烦恼，从而得到片刻的清新闲适的舒适之情。沈周绘有《蕉石图》一图，画中别无他物，唯以绿意盎然的芭蕉为主，衬以敦厚之石。作为画面主题物，蕉叶修长而少曲折，茎藏于石头之后而未得见，蕉心待展。沈周又于画面自题诗“绿暗山窗片雨余，芳心逐一向人舒。老夫病齿搯颐坐，错认寻诗叶上书。”^[5]²⁴⁷该诗也提到了芭蕉是种植于窗子周围，而“叶上书”即指的是蕉叶题字。沈周虽也将芭蕉同雨、残病之身相暗合，然而整体还是一片闲散舒适之情。当沈周面对堆积如山的画债之时，希冀借芭蕉的清新摆脱俗世的债务，曾于《答僧求画》感叹过“蕉留庭户因供字，笋熟园林不卖钱。何苦要侬粗水墨，此心犹落妄尘边。”^[2]⁷²⁹又或是借“蕉”所富有的浓厚的禅理，芭蕉不实、虚空，蕉叶易破败的特质，通过“题蕉”寄托内心的情感体验，感叹人生的无常“蕉叶题名空醉书，相逢相别不徐徐。人生离合寻常有，只恐鬢颜无故如。”^[2]⁵¹²

当他面对自家田地遭水灾，遂借诗画以解烦恼。然而画中之景却是“上层作圆峦，浓渇点苔，半如小树。下四五树，平坡一老趺坐，手执书卷。”^[10]⁴⁸⁷虽然不似实景如实的惨淡，却也像沈周以画家的想象力营造出读书的闲情雅趣，以暂时逃脱现实。其赋诗道“水漫湖乡不可居，长竿从此学为渔。忧时悯事诗千首，潜向芭蕉叶上书。壬寅（1482年），沈周。”^[11]¹⁹⁷沈周借芭蕉新绿、萱花环绕之精神之景以克服眼前的困境之时，画面作“高士一人坐墨石下，执卷展读。旁立奚童，手捧书卷。石后芭蕉新展绿叶，对面一石，绕以萱花。”^[11]沈周通过“蕉叶题诗”，借芭蕉寄托希望摆脱尘俗，追求清闲生活的美好愿望。

（三）雪中芭蕉

唐代王维的“雪中芭蕉”自宋代沈括在文中提及后，成为文人诗文中的一个新典故，引来历代学者的理想与争论。文人画家尤其尊崇，主张“神理说”者认为其“神情寄寓于物”，沈周即是其中的一员。沈周所作《蕉鹤图》，大约是第一个在绘画中将“雪蕉”作为独立的题材进行绘画创作。^[12]¹⁰³

他曾经借王维的“雪中芭蕉”之意以示自己“意到情适”的艺术主张，通过“雪中芭蕉”去认识绘画的创作。我们能从其言论中见其对绘画的思考，对绘画写生创作的推进“桃熟花开，若谓笔误，诚可笑也。但写生之法，贵在意到情适，非拘拘于形似之间者。如王右丞之雪蕉，亦出一时之兴。余绘是图，盖亦取夫返本还元之意，不识观者以为何如。沈周。”^[11]¹⁹¹如此兴之所至、寄情书画的心态，即是自宋以后文人画家所推崇的。沈周强调画家个人的情感是否展现在艺术的创作中，达到“意到情适”的境界，真有借“雪中芭蕉”“桃熟花开”以达到暂忘尘世烦扰的境界。

在《雪蕉》诗中，又可见沈周对于王维“雪中芭蕉”的推崇之情“王维偶写雪中蕉，一种清寒尚未消。前度风流思旧观，后人影响见

新标。残黄潦倒漫诗迹，破绿离披折扇杓。今日蒙翁同鹿梦，晓窗呵笔费辞招。”^{[2]1016} 沈周所提倡的“意到情适”，促进了写意花鸟画的发展。通过“雪蕉”这一母题，引发对于艺术创作的思考。沈周绘画创作的主张对后来的徐渭、八大山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 雨打芭蕉

佛学禅理对沈周有较深的影响，沈周从其曾祖父开始隐而不仕，沈家来往的宾客都是些志趣相投的雅士或是德道高僧。此外，沈周的父亲与伯父与西山僧寺、东禅寺、承天寺的主持来往密切。沈周自幼受家中长辈影响，少年之际随家人游历吴中各寺庙，常与寺中高僧谈禅作画。^[13] 沈周诗选中时见与僧人打交道的记录，非独《题芭蕉赠僧》《老僧》《答僧求画》等以“僧”为题之诗，还在诗中时刻提及“僧”，又见有许多关于记录日常习惯的“独坐”“夜坐”的诗文。我们也能从诗文中的佛学趣味，看出沈周内心的感悟。

沈周另作有《听蕉记》：“夫蕉者，叶大而虚，承雨有声。雨之疾徐、疏密，响应不忒。然蕉曷尝有声，声假雨也。雨不集，则蕉亦默默静植；蕉不虚，雨亦不能使为之声。蕉雨固相能也。蕉，静也；雨，动也。动静戛摩而成声，声与耳又能相入也。迨若匝匝、涇涇、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如僧讽堂，如渔鸣榔，如珠倾，如马骧，得而象之，又属听者之妙矣。长洲胡日之种蕉于庭以伺雨，号‘听蕉’，于是乎有所得于动静之机者欤？”^{[2]1092} 该文是沈周六十三岁之际所作。文虽短小而精悍，将“雨打芭蕉”之音描绘得淋漓尽致，是为画者之音，其音如画，有僧人诵经，渔人敲榔，珍珠倾倒，骏马嘶鸣。畅想于雨大芭蕉之音，更是身心静穆，清虚幽静；其文势如白乐天描绘琵琶之语，字字珠玑；其哲理动静相合，明确提出芭蕉之所以有此天籁之声，得益于“叶大而虚，承雨有声”。而“雨打芭蕉”正是文人雅士通过“蕉”进行参禅悟道的方式之一，正如宋释可湘

《寒山赞》诗中所言“一句子，少机杼。作是思惟时，吾心在何许。芭蕉叶上三更雨。”^[14] 点出听雨打芭蕉之际，心之静、空、虚，思绪的飘飘渺渺。

以“雨打芭蕉”为题的创作，历代多为情感低迷哀婉，而沈周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超凡脱俗，身心两忘的情感，也通过“雨打芭蕉”参悟生命的化境，人生当“叶大而虚”，因一切音响乃自于“承雨有声”。正如沈周其为人，对于自己绘画上的出名，认为当归功于朋友的欣赏，他在绘画诗文中结识好友，也因此而名满天下。我们通过沈周对于“雨打芭蕉”这一具有禅理性的母题的创作，可见他对于人生的哲理之思，清虚、旷达，通时也能感受到沈周在听雨打芭蕉之时有着清新、愉悦的情感体验。

三、沈周芭蕉意象的成因

沈周喜爱“蕉”，无论在社交活动中，还是个人情感体验中，“蕉”成为沈周所追求的人格象征的寄托。沈周爱“蕉”的原因有多种，既有个人与家庭的影响，又有当时苏州城地域文化的影响，闲适高雅的生活环境，对禅理的偏好都是促成沈周爱“蕉”的重要原因。

其一，沈周所出生的家庭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祖上三代以书画闻名，沈氏一家皆未出仕。曾祖父沈良爱好文艺，“元季四家”之一的大画家王蒙曾经慕名造访过他，并有画作相赠；祖父沈澄虽曾曾以贤才征召，可是性嗜诗酒，著道衣逍遥于林馆之间；伯父沈恒、父亲沈贞也是高雅的隐士，工诗善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之下，沈周自然从小受到良好的文艺教育，对于宦途仕途兴趣不高，而喜欢诗文创作，并常常游历山川、田园和古迹。

其二，沈周一生虽然有多次当官的机会，但仍选择以书画为业，隐居为乐，与友朋诗文互赠，悠游自得，过着清静的生活。除了受到家庭的影响，也与他曾经担任过粮长的经历有关。对于当时繁冗的政务带来的束缚极为厌烦，所以尽管曾受诏，却以奉养母亲而推辞。^[15] 一生游历于

东南一带的山川古迹。然而其作流传甚广，这是缘自于沈周广泛的交游活动。沈周不仅与熟识之人为友，更主动结交如曹时中、陆昶等有高尚品行的文人，并与未曾谋面的诗友“诗筒往来不绝”。这些友人对沈周极其推许与宣扬。又兼沈周生性高旷，对于自己的利益及赝品毫不追究，更促使了沈周声名远扬，“风流文翰，照映一时”，凭借诗文书画结交了众多好友，并得到当时文人雅士的认可与推崇。

其三，苏州自古即是人文荟萃之地，自然风光优美，又兼文化氛围浓厚。到了元代，更是画家、文人云集之地。苏州成为元人画风保存最好的地区。朱元璋登基后的明代初期，由于政治的原因，流放数以千计的苏州人，并处决了几百名官员和其他人士，又因明代朝政混乱，许多文士最终选择退隐田园。苏州繁华之地为这些“隐士”提供优雅的生活环境：士人吟诗作唱，把酒临风，修建庭院、藏书室，文人雅士互相邀宴，追逐生活雅趣的风尚浓厚，浸淫于笔墨丹青之中。苏州文人在这种处境中享有一种安逸感，这种安定感处处洋溢在此一时期的文人画作之中。^[16]文人之间以诗文会友，以创作书画为乐趣，这种艺文互动的交流方式，文人要备有常用的应酬题材。沈周在各式各样的场合及生活中，创制了许多画题，或是应酬，或是寄情记事，而芭蕉即是其中的不可忽视的意象。在沈周的日常生活，例如闲居、雅集、交友、感怀、参禅悟道、吟诗作画，都常见以芭蕉作伴，如进行“雨打芭蕉”“蕉叶题诗”等经典文人寄托情感体验的重要方式，感悟生命中的清、虚、静，形成旷达的心境，并创作出了不少的文学与艺术作品。

四、沈周芭蕉画对后世的影响

芭蕉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中有着不同的意象。自古文人就借芭蕉表现各种情境。如雨打芭蕉，芭蕉临窗，蕉心哀愁等。芭蕉早在秦汉之际，随着佛经的翻译著述，就有着虚无、空的含义，并成为日后重要的文化内涵之一，直到东晋

之际，才开始为文人歌咏。宋金之时是以芭蕉题材创作的繁盛期，而将芭蕉人格化也是在此一时期形成。直至明清，此时将芭蕉作为题画诗的重要表现对象。^[9]而至于将芭蕉付诸于毫端，至今最早可见的是初唐时期的敦煌壁画，虽画法稚嫩，色彩单一而显平面化。^{[9]60}画史上所盛传的王维《袁安卧雪图》，今天虽无法见到，但是历代文人对其进行各种各样解读，例如有“神理说”“佛理说”“写实说”“事谬说”等等，将芭蕉的文化内涵发挥极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史、绘画史中聚讼纷纭的一个意象。自此以后，文人雅士延续着对芭蕉的喜爱，以示自己脱俗的品格，无论在文学或是艺术方面，都促使了为数不少的作品产生。沈周即是其中的一员，喜爱芭蕉的清雅脱俗，对芭蕉文化内涵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沈周作为吴门画派的创始者，对于花鸟画的贡献在于一变宋代院体对于奇花异石的描绘，将生活中的花鸟之景融入画面中，对后世写意花鸟画方面的发展影响较大。写意芭蕉在沈周所处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它不仅仅是精细勾勒，重彩赋色，也不再仅仅是人物山水的配景，而常常作为主体占据一定的画面空间。如上文所述，沈周所绘的《蕉石图》，芭蕉则成为最主要对象占据画面中央。沈周对于芭蕉在画面布局的改变，其弟子文征明绘有《古洗蕉石图》，其构图与沈周的《蕉石图》极为相似，画面唯有一石一蕉而已；同时代的仇英所绘《蕉荫结夏》图，画中芭蕉树虽仍为人物配景，而所占据画面空间不小。吴门画派的画风影响绵长，吴门画派的后期谢时臣的《高人雅集图》《芭蕉小憩图》，钱谷的《蕉林会棋图》，周之冕的《雉鸡芭蕉花卉图》等，在画面中都给予了芭蕉以足够的表现空间。

沈周现存他的芭蕉画作，在技法上虽多为兼工带写的手法为主，但不同于前人的精细勾勒，而是书法用笔，以“勾写法”画芭蕉。沈周之后，明代的周之冕对“勾花点叶”之法有很好

的继承。此外,沈周也有继承前人较罕见的水墨芭蕉的手法,开始注重芭蕉的水墨用笔,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评述沈周所画芭蕉“沈石田水墨芭蕉,草草数笔而清意溢出。”^[9]⁶²沈周的写意花鸟,对于明中晚期陈淳、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徐渭创作多幅以芭蕉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以纯水墨写意为手法,酣畅淋漓。在“雪蕉”这一母题的继承方面,徐渭可算是真正的将“雪中芭蕉”作为独立绘画题材引入花鸟画中,并进行衍化,例如《雪蕉梅竹图》《芭蕉梅花图》等,创作出一系列的“雪中

芭蕉”绘画。^[12]¹⁰⁴

综上所述,“蕉”所代表的人格象征及文化内涵,对沈周具有重要的意义。与“蕉”为伴成为沈周清虚高雅的生活的象征,沈周对于人生的思考、人格的追求、艺术创作的体验融入了芭蕉,使得芭蕉这一日常的植物具有了更多的审美价值。我们也能从沈周对蕉的艺术创作中了解到明代文人社会的心灵世界,文化心态,对理解明代芭蕉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1]罗中峰. 沈周的生活世界[D].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 2011.
- [2]沈周. 沈周集[M]. 汤志波,点校.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 [3]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1960: 6181.
- [4]上海书画出版社. 朵云集珍[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7: 5-6.
- [5]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 故宫书画图录[M]. 台北: 故宫博物院,1991.
- [6]李渔. 闲情偶寄[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271.
- [7]计成. 园冶[M]. 北京: 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61.
- [8]吴伟业. 吴梅村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08.
- [9]徐波. 中国古代芭蕉题材的文学与文化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 [10]李日华. 六研斋笔记[M].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867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87.
- [11]庞元济. 虚斋名画续录[M]. 台北: 汉华文化,1971: 197.
- [12]孙明道. 徐渭的绘画与王维的传说[J]. 美术观察 2012(1): 103-108.
- [13]胡晓璐. 心远物皆静: 浅析禅宗思想对沈周中晚年作品的影响[J]. 数位时尚(新视觉艺术), 2009(4): 79-80.
- [14]傅璇琮. 全宋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9313.
- [15]吴敢. 沈周简论[J]. 浙江社会科学,1999(5): 145.
- [16]吴敢. 中国名画家全集: 沈周[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45.

[责任编辑: 曾垂超]